

八路軍新編軍八年抗戰中戰的



東北書局印行



目 次

- 一、前言
- 二、華北敵後戰場
- 三、華中敵後戰場
- 四、華南敵後戰場
- 五、敵後戰場大反攻

一、前言

中國人民抗日戰爭，還是在一九三一年就開始了，但在一九三七年『七七』以前，一直是局部抗戰。真正全國抗日戰爭是以『七七』開始的，至今恰滿九個年頭，今天我們是勝利後第一次紀念這個中國人民光榮偉大的節日。

在長期抗日戰爭中，中國人民付出了重大的犧牲，同時也經受了嚴重的考驗和鍛鍊，使中國人民覺醒和團結的程度，達到近百年來中國人民解放鬥爭空前未有的高度。但是今天一方面是全國人民迫切要求和平民主團結建設，另方面是國民黨法西斯反動派，以蔣介石為首，勾結美國內帝國主義份子，向中國特別東北人民進行極端殘酷的屠殺，陰謀奪取人民血肉換來的勝利果實，作為他當異民族兒皇帝的貢品，中國民族又面臨着新危機，有被斷送為美國殖民地和保護國的危險。在這個時候，讓我們來重溫一下八年抗戰的歷史，回憶一下中國人民英勇卓絕打敗日寇的歷史，實在有極重大意義。

在長期抗日戰爭中間，中國存在着兩條不同的指導路線：一條是國民黨政府壓迫人民實行消極抗戰的路線，它不但不能打敗日本，而且在某些方面來說，它是在實際上幫助日本侵略者危害抗日戰爭的。另一條是中國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人民覺醒與團結起來實行人民戰爭的路線，它領導中國人民爭取了抗日戰爭的勝利，它是在反抗日本侵略者與國民黨政府的雙重壓迫之下，走着曲折的道路而取得勝利的。八路

軍、新四軍、華南抗日縱隊，就是這條正確路線的體現者。

華北、華中、華南三大敵後戰場，是中國共產黨領導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抗日縱隊及人民，浴血戰勝而勝得起來的。華北敵後戰場包括六個解放區：晉察冀區、晉冀豫區、冀魯豫區、山東區、晉綏區、冀熱遼區（包括河南南部及遼寧一部）；華中敵後戰場包括十個解放區：蘇北區、蘇中區、蘇浙皖區、浙東區、淮北區、淮南區、皖中區、河南區、鄂豫皖區、湘鄂區。華南敵後戰場包括兩個解放區：東江區、瓊崖區。若加上陝甘寧邊區，則共為十九個解放區，據抗戰七週年統計，總面積為九十五萬六千餘平方公里，我軍活動所到地區為七十七萬餘平方公里（當時國民黨喪失之國土，除東北之外，其面積為一百四十四萬平方公里）。這三大敵後戰場，都是全國最重要的戰略地區，包圍着全國所有最大城市，如北平、天津、保定、太原、濟南、青島、徐州、鄭州、洛陽、開封、武漢、安慶、南京、鎮江、上海、杭州、廣州等地。所有全國幾千里海岸線和重要港口，均在我軍控制和活動範圍之內。下面我們即分別敘述三大敵後戰場創造及發展簡單經過。

一、華北敵後戰場

抗戰初期，日寇兇殘萬丈，在華北兵力由七個師團逐漸增加到廿另半個師團，約卅萬人，妄想在三個月內滅亡中國。當時國民黨在華北有七八十萬大軍，或則一戰即潰，或則不戰而逃。當此華北戰場萬分危

急的時候，八月二十五日，中國工農紅軍改編爲八路軍共三個師，（番號爲一一五師，一二〇師，一二九師）共四萬五千人。九月從陝甘寧出發，東渡黃河，走上抗日前線，從太原下車後，即見一批批南逃潰兵，潮水似的湧下來，沿途宣傳『敵人厲害』，散佈失敗情緒。八路軍爲澄清這種混亂局面，一一五師由林彪將軍率領，開入晉東北平型關一帶。九月廿五日開始，在平型關伏擊敵人進攻部隊板垣第五師團廿一旅團，約四千兵力，汽車百餘輛，經過整日肉搏，終將平型關以東十里地以內的敵人全部殲滅，計斃敵人三千餘，毀汽車百餘輛，大車兩百輛，繳獲野砲一門，機槍廿多挺，步槍千餘支以及其他軍用品極多，單只日本大衣，即够我全師每人一件。這是八路軍出師後第一次大捷，也是中國抗戰後第一次大捷，頓挫敵寇銳氣，大大鼓舞了全國抗戰勝利信心。之後，爲配合保衛忻口與太原，一二九師先頭部隊，以一營兵力，於十月十九夜，冒雨奇襲陽明堡飛機場，毀敵機廿九架。這是抗戰史上第一個以步兵殲滅敵空軍的範例，使當國民黨守忻口部隊，相當時期內得免於敵機轟炸，與此同時，一一五師楊支隊與騎兵支隊，深入晉察冀三省連壤地區以及平漢綫兩側，一連收復察南冀西十幾個縣城。一二〇師也到晉西北，在神池、寧武、朔縣一帶活動，並派一個支隊深入大同附近，開展雁北游擊戰爭。而該師主力一直控制着雁門關以西山地，曾於十月十六日，伏擊敵人汽車五百多輛於雁門關之南，幾次佔領雁門關，完全切斷敵人後方交通。因此，使忻口國民黨守軍，脫出被包圍殲滅的危險。

敵人爲挽救在晉北危局，抽調平漢線全部兵力及津浦線一部兵力，沿正太路進犯娘子關。我一二九師

與一一五師，立即馳援娘子關。當時一二九師師長劉伯承將軍，由晉北趕赴正太路指揮，路過太原時，曾向國民黨當局要求一份完整地圖及昔陽山地安置傷兵，均遭無理拒絕。十月廿四日，該師趕到娘子關東南，劉師長當夜親自指揮作戰，他自己曾兩次陷入重圍，距敵只幾十米，仍鎮定指揮所部，堅持預定作戰計劃，以主力迂迴敵軍側背。終於在廿六日，將敵十師團轄重隊擊潰，獲戰馬三百餘匹，砲彈無數，並從敵人手中得到中國製之全華北地圖。此役，使陷於敵圍之守娘子關第三軍曾萬鐘部千餘人得免於難。但是，就在我軍勝利同日（廿六日），國民黨軍却放棄了天險娘子關。十一月四日，沿正太路西進之敵，四千餘人由廣陽西犯，並有兩架飛機掩護。我軍決心伏擊此股敵軍，當即在松堵附近展開激戰，殺傷敵人近千，獲戰馬七百餘匹，步槍三百餘支，並活捉日軍三名，這是全國範圍首次捉到的日軍俘虜。

在八路軍連戰連捷的聲威下，而太原竟於十一月八日失守，國民黨軍紛紛向西、向南撤退，官找不到兵，兵找不到官，混亂之情，實難言喻。潰兵過處，姦淫虜掠，無異敵寇。當時常敗將軍湯恩伯預定在榆次阻敵前進，但到榆社時即畏縮不敢前進。恰值劉伯承將軍在遼縣，他在電話上驚慌對劉師長說：「沁州方西河西底有敵人來，對我左側背威脅很大！」劉師長告他：「我們總司令部住在河西底，你左側背沒有敵情，右邊也沒有敵情，從六河溝到石家莊，從石家莊到太原附近，都有我們的隊伍。」這位驚慌失措的湯恩伯，不由得說道：「你一師人擺得這樣寬，嚇死人啊！」是的，正因八路軍在敵後有力的牽制敵人，使其不得長驅直入，遂解救了數十萬國民黨潰退軍隊的危難，而從此以後，八路軍由配合國民黨軍作戰

轉而爲單獨作戰了。

太原失守後三天，八路軍奉中共中央指示，在朱彭總副指揮下，「與華北人民共存亡」，開展敵後游击戰爭，「創造一日根據地」。遂將一二五師小部由茲榮臻副師長率領留晉堅持，主力轉移汾河流域與晉南，阻止敵人前進；一二〇師擔負開闢晉西北任務；一二九師到晉，開展游擊戰爭。

一二五師留晉察冀部隊，克服當地混亂情形，派出工作團，組織各地戰地動員委員會（有的稱救國會或自衛會）領導人民實行減租減息，廢除苛雜，實行『有力出力，有錢出錢』的合理負擔，發動人民，建立抗日人民武裝，用潰兵丟下的槍來武裝人民。如阜平一地不到一個月，即建立起幾千人的抗日義勇軍。易縣一個月內創造了三千人的隊伍。「老八路」就領導這些人民武裝，到處打擊敵人，安定社會秩序，保衛人民利益，重建和改造政權，到一九三八年一月十五日，舉行邊區軍政民代表大會，民主選出邊區行政委員會。

冀中方面，國民黨大軍南撤時，呂正操將軍不忍拋棄河北人民於水深火熱中，率所部兩營，在「向敵後退却」口號下，由冀南進入冀中，成立「人民自衛軍」，與八路軍總部派出之幹部及中共地方黨員，合力領導羣衆開展抗日游擊戰爭。當時地方秩序混亂，漢奸橫行，羣衆激憤萬分，見我軍真正爲人民服務，青年爭先參軍，父老送子弟入伍，對我軍戰士親如自家子弟。

一二九師在晉東南，一方面不斷襲擊正太路，一面積極摧毀敵人組織軍、維持之偽會。於十一、十二

月間，又先後組織挺進隊、東進縱隊，跨過平漢路，開入冀魯豫大平原。當與該地中共黨員所領導之抗日起義武裝，匯合一起，攜手作戰。

一二〇師在太原附近及晉西北，沒有一天停止過作戰，同時還掩護友軍撤退，收容友軍散兵，維持十分混亂的社會秩序。

與此同時，山西新軍——決死隊，也在各地成立，與八路軍並肩作戰。

敵人對在其後方猛烈活動的八路軍，感到很大威脅。敵第一軍參謀部第二課於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關於全般敵情判斷」一文中，曾寫道：「朱德、彭德懷所率領的共產軍主力……民衆有漸漸親近他的傾向，將來更聯合各地殘兵難民等，經過相當時期後，如果完成各方面聯絡，勢力一定會逐漸擴大……一定會協力奪回太原。」所以敵人在佔領太原之後，未立即向南推進，而以大量兵力回頭進攻其後方游擊區。

十一月下旬開始，敵以兩萬兵力，配合空軍與機械化部隊，共分八路，向晉察冀邊區舉行第一次圍攻，嚴重考察這剛創建不久的解放區。國際友人安特爾先生關於這次粉碎敵人圍攻情形，有以下報導：「我很驚訝，當日軍打下太原城以後，抽調了大量兵力，分八路向他們舉行大圍剿，竟然沒有得到絲毫成績。」「但結果，那些游擊隊和民衆密切聯絡，用夜襲、伏擊各種方法英勇抗擊之下，日本軍傷亡達二千餘人。……而游擊隊方面傷亡僅僅不到六七百人。」

十二月間，敵人又對晉東南發動六路圍攻，也被一二九師與當地民衆粉碎了。

在太原失守後，整整三四個月時間，八路軍在晉察冀區、雁北、太原附近、晉東南等地，日夜進行作戰，沒有休整，度過了冬季。苦戰結果，是阻止了急於南下的敵人，使國民黨軍得到休息整理，並在廣大敵人後方建立起來解放區。

一九三八年二月，爲配合國民黨軍所謂『反攻太原』，朱彭總副司令命令一二〇師切斷同蒲路，一二九師切斷正太路。二月初旬，一二〇師在同蒲北段，一連打了十幾天，收復了平社、高村、原平等車站，破壞鐵路五六十里和鐵路橋梁十九座，並佔領太原附近的東山。同時一二九師開始襲擊了娘子舊關，在井陘西南殲敵兩個中隊，乘勝攻入井陘城，切斷正太路。八路軍完成了所負任務，而正面國民黨軍却根本沒出動，並予敵人以鉗擊臨汾機會，臨汾失陷，敵軍繼續南下，直達風陵渡，與潼關隔岸相對峙。

敵人南下時，駐晉西之一一五師主力，不顧疲勞艱苦，阻止敵人前進，與敵激戰於大寧附近，從三月十四到十九日，經過五晝夜血戰，擊潰強敵四千，斃敵千餘，驟馬八百、毀汽車七十九輛，停止了敵人進佔黃河各渡口及西渡黃河的企圖。

與敵南下同時，駐大同之敵二十六師團，向晉西北進攻，連侵陷寧武、神池、五寨、山嵐、偏關、河曲、保德等七縣及黃河要口軍渡，炮轟西岸宋家川。一二〇師得息，星夜趕回，以強攻收復岢嵐，殘敵退五寨，我軍又追擊至五寨，以兩旅之衆，對敵猛攻，敵不支，再一鼓逃神池，一鼓逃寧武，我又向敵尾

追，一直追近大同朔縣附近，七個縣城完全收復。

敵人向臨汾前進時，國民黨軍毫無抵抗。我們總司令部當時駐在良馬，不得不以一個警衛連及直屬隊，與敵激戰，足足打了一天，隨後，總部將正太綫作戰之一二九師調返晉中，三月十六日設伏神頭，一舉消滅從黎城出發之敵千餘，敵人稱此役為『典型激戰』。

敵人連吃敗仗之後，對我十分頭痛，企圖將我消滅，以便抽兵增援進攻徐州。於是在四月間分兵九路，共三萬餘人，向我軍晉東南地區大學圍攻。我軍結合群衆，實行『空舍清野』，以一部兵力分散活動，疲敵困敵，以主力消滅了敵軍一路，四月十六日與敵激戰於武鄉長樂村一帶，斃傷敵二千二百餘，粉碎了敵人九路圍攻，從此晉冀魯豫解放區奠定了鞏固基礎。

從太原失守到徐州會戰時期，八路軍在華北猛烈襲擊敵人，進行大小戰鬥四百餘次，斃敵二萬餘，獲步槍三千餘支，輕重機槍百餘挺，毀汽車五百餘輛，有力地配合了徐州會戰。

一九三八年五月十九日徐州失守，敵人重組兵力，向武漢迫近，『保衛大武漢』成爲當時全國軍民的緊急任務。

八路軍爲配合保衛大武漢的任務，在華北積極攻擊，破壞各綫鐵路交通，牽制極大部份敵人。一九三八年敵在華北有十八個另半師團，在進攻武漢時抽走五個師團，還餘十三個另半師團，約三十萬兵力，駐紮華北，不敢撤走，並只局促於幾個大城市與交通線上，此外全是八路軍勢力範圍，而這些點綫內，也有

我軍抗日活動。

一一五師一部，坐鎮晉西，在配合保衛大武漢時期，曾粉碎敵六千兵力向呂梁山的進攻，並在汾（陽）離（石）公路上，斃敵一〇九師團一〇八旅團長山口少將以下一千二百人，焚毀汽車三十輛。這些勝利，不僅給敵人以很大損傷，且鞏固了黃河河防，使敵不敢渡河再犯。

傅作義三十五軍退出綏遠後，敵人以為綏遠即可確保，無人敢入。八月間，一二〇師派遣一支勁旅，向綏北大青山挺進，九月三日收復陶林，十月收復烏蘭花（百靈廟西）。由於當地村莊疏散，相距甚遠，十月間組成騎兵排，成為以後馳騁在大青山上鐵騎兵的基礎。與此同時，一二〇師又派一支勁旅，深入雁北察南。

正在徐州吃緊之時，一二九師副師長徐向前將軍，率該師與一一五師各一部，挺進冀魯豫大平原，威縣一戰，打跑敵清水部隊，馳騁縱橫，攻無不克，戰無不勝，消滅偽軍六七萬衆，收復縣城三十餘座。到三八年七月抗戰一週年時，我軍活動，已遠達渤海之濱了。

在山東泰安一帶，當韓復榘不戰而退之時，當地中共黨員領導一批平津流亡學生與農民，以三桿破槍，發動了游擊戰爭，而創造了山東縱隊，至三八年秋，則已成立九個支隊，達三萬人。他們接連收復十數個縣城，並在膠東黃縣、蓬萊、掖縣創造最初之解放區。於八月間曾攻入濟南，又幾次進出烟台，佔領威海衛，破壞鐵路百餘里。在魯北，中共幫助「抗戰老人」范築先，開闢魯西北卅餘縣，由一營一隊發展到

二十六個支隊。

尤其使敵人驚心碎膽的，是八路軍向冀東的挺進。三八年夏，活動於冀北察南之宋支隊與活動於平北之鄧支隊，奉中共中央及朱彭總副司令命令，組成縱隊，跨過平綏路，沿途克城復縣，開入冀東。冀東中共黨員李運昌、洪麟閣二同志，領導當地人民，於七月間發動了十三縣抗日武裝大起義，組織抗日武裝，號稱十萬之衆。東起昌黎、盧龍、灤縣，西至玉田、寶坻、薊縣，以遷安、遵化、豐潤為中心區，成為日後深入熱河、遼寧的出發點。他們曾襲擊承德飛機場毀敵機八九架。唐山七千煤礦工人，在趙各莊炸毀礦山油庫，成立三個隊義勇軍。宋鄧縱隊進入冀東後，即幫助起義群衆整理部隊，開始創造冀熱遼解放區。

三八年初，我軍即着手創造平西解放區。中心區名為野山坡，崇山峻嶺，民風强悍，該地居民，民國十八年才知道有民國。我軍經過艱苦群衆工作，克服諸種困難，逐漸變落後的部隊為抗日模範區，而强悍的人民成為英勇的抗日戰士，我平西部隊，經常運動於北平西部，不時彈射北平城樓，使敵為一夕驚。

三八年二月九日，晉察冀山地部隊，率領群衆，分九路出擊平漢線，一夜間連克新樂、望都、定縣三重要城市，群衆破路收回電線數萬斤。「七七」週年紀念，我軍又向平綏、平漢、正太三線出擊，血戰數晝夜，炸毀北平城北石景山發電廠，北平頓成黑暗世界。敵人為報復我軍出擊勝利，集中了三萬兵力，於九月二十四日，分廿五路向邊區大舉進犯。九月廿九日，我軍在廣靈西南張家灣予以迎頭痛擊，打死敵廿六師團聯隊長正亞大佐以下千人。同日於五台柏蘭鎮，殲滅獨立第四旅團清水部隊長以下六百餘名。十

月廿八日我軍在張家灣第二次伏擊，斃敵獨立第二旅團長常岡寬治少將、山崎少佐等以下三百六十餘名，在我軍以游擊戰與運動戰結合的打擊下，敵廿五路大圍攻，終於在十一月底被粉碎了。

在配合保衛大武漢戰役中，我八路軍共進行戰鬪約千次，打死敵人二萬以上，繳獲馬步槍八千多支、輕重機槍一百五十多挺、毀汽車八百餘輛。尤其重要的是牽制了敵人卅萬兵力，收復許多城市及廣大國土，建立了許多抗日民主解放區，因而打下持久抗戰的基礎。

一九三八年十月，日寇攻陷武漢、廣州後，改變戰略，對國民黨戰場以政治誘降爲主，以軍事進攻爲輔，而將戰爭中心移向敵後，於是敵後戰場成爲中國抗戰的主要戰場。這樣就出現了戰略相持階段。構成這一階段的特點，是敵人與解放區之長期反覆的最殘酷的戰爭。所謂相持階段，實即解放區與敵人的相持。與武漢失守前形勢大不相同，那時是敵進我進，敵人向國民黨戰場前進，我軍向敵人後方前進。而從一九三八年十月之後，一直到一九四四年日寇重新向國民黨戰場作了一次帝戰略性的進攻爲止，其間共五年半之久，日寇在華的主力，是在解放區作戰。國民黨政府在這五年半的長期間中，是有充分的餘裕可以力求進步，準備反攻的，但它所作的不是準備反攻，而是發動了三次反共高潮（詳見後述），不是增強抗戰力量，而是削弱抗戰力量，不是去堅決抗戰，而是去「曲線救國」，勾結敵人。在國民黨充分暴露其腐敗無能之時，解放區戰場却渡過了一九四一—四二年的嚴重困難，向敵人舉行了有力反攻。

正面大規模作戰驟然停止後，敵軍大批向華北敵後移動，由十三個另半師團，增加到二十二個師團，

人數由卅萬驟增至四十四萬。據一九四三年統計，侵華日軍百分之六十四、偽軍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壓在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的身上。

此時，敵人「速戰速決」戰略已告破產，乃改唱「百年戰爭」，要跟我們作「比賽忍耐力的鬪爭」。

解放區戰局勢非常緊張，「掃蕩」是越來越加緊了。抗戰第二、第三週年，敵對華北千人以上的「掃蕩」有一〇九次之多，使用兵力在五十萬以上，其中一萬人到兩萬人的大「掃蕩」有七次，三萬人以上大「掃蕩」有兩次，六萬人大「掃蕩」有一次。配合這些「掃蕩」，敵人拚命修路築堡。一九三九到四〇年兩年中，敵在華北修鐵路一八七〇公里、公路一五六〇〇公里，新建堡壘據點二七四九處。一九四〇年的據點堡壘較之三九年，增加了四倍。

這時，我們處於日寇及國民黨兩支大軍夾擊中，處境十分困難。但是我們堅定不移，堅持華北既定抗戰方針，努力鞏固解放區，誓與華北人民共休戚。在軍事上，針對敵人的「聯合掃蕩」及「囚籠政策」，進行以游擊戰與運動戰相輔的反「掃蕩」戰以及軍民結合的「交通破擊戰」。在此期間，晉冀豫三九年七月會粉碎敵人六萬以上兵力的大圍攻；冀魯豫經三八年到三九年底，連續粉碎敵人四次大「掃蕩」。而在此敵後緊張戰鬪局勢下，以蔣介石爲首的國民黨反動派，竟不顧國家民族的危亡，在華北發動了第一次反共高潮，反共軍朱懷冰，在日本飛機配合下，向晉冀豫解放區進犯，我軍實行正當自衛，打退第一次反共禦擊。朱懷冰潰敗之後，居然進入日軍駐地邯鄲，並乘敵人火車回到大後方，到今仍任國民黨「事要

三八年冬，在冀中廣大平原上，敵寇連續進行兩次「掃蕩」，都被呂正操將軍所部擊退。爲了堅持冀中平原游擊戰爭，一二〇師奉總部命令，冒冬季冷風寒雪，從晉西北出發向冀中一進，三九年二月到達。二月二日在杜中堡（河間屬），斃傷敵人一百餘，繳獲八九十大車軍用品。二月四日，又在大曹村以西又戰打退敵人進攻，繳獲八十輛大車。四月二十三日，敵人以二千兵力，尋找我主力作戰，賀師長指揮六個團兵力與敵在齊會展開激戰。敵人施放毒氣，賀師長曾中毒。戰鬥連續進行三天，終將二千敵人殲滅大半，只打死即有七百多。這是至今冀中人民仍傳頌不忘的齊會平原殲滅戰。

正在冀中軍民遭受敵寇頻繁「掃蕩」而進行英勇鬪爭之際，國民黨反動派張薩梧，却向八路軍「收復失地」，配合敵人向我進攻，一九三八年冬。侵佔我軍後方博野，蠡縣兩城，而後將之恭送於日寇之手。一九三九年四五月間，他又配合敵人，以五千兵力，深入我軍後方，屠殺八路軍將士四百餘名，造成有名的「深縣事件」。我軍繳獲了當時張薩梧給蔣介石電報，其中說：「倭寇掃蕩八路……在他人以爲大難當前，在我以爲軍政展開的機會。」在另一致蔣介石電報中稱，辯護華北著名漢奸柴恩波投敵罪行說：「柴恩波……爲保存實力，以施行曲線救國（？），已與日寇接洽，被委爲冀中剿匪總司令，名雖投敵，實際仍爲本黨作抗建工作（？）。」

一九三九年九月廿五日，恰值賀師長由冀中平原返回晉察冀山地不久，敵第八混成旅團長永原，率一

路精兵一千五百餘人，進犯靈壽之陳莊。我預先察明敵情，即佈置兵力。敵二十七日侵佔陳莊，我周圍部隊對之猛襲，廿八日早敵受很大殺傷後退出陳莊。在敵退路上我軍早晨設下埋伏，將敵包圍，經廿九日一日激戰，入夜我發動總攻，將敵全部殲滅。此役共斃傷敵（包括敵增援部隊）永原旅團長以下二千餘人，繳獲敵人全部裝備，創造了殲滅戰的範例。

此後，不到一月時候，敵人以二萬兵力，分十二路，大舉『掃蕩』晉察冀邊區，在淶源黃土嶺附近第一仗，打死號稱日軍使用『新戰術』的『俊才』阿部中將（第二混成旅團長），敵西多田駿在追悼輓聯上曾寫道：『名將之花凋謝太行山上』。這個勝利震動全國，因為戰場上擊斃敵軍中將，還是抗戰以來破天荒的創例。敵人此次『掃蕩』，前後共歷四十三日，終在我軍冒寒風凍雪艱苦作戰的奮鬥下，而遭到了粉碎。此役共殲敵四千以上。

爲堅持山東抗戰，一一五師一部，由代理師長陳光、政委羅榮桓率領，奉總部命於三八年冬從晉西出發，經過長途行軍作戰，於三九年三月二日到達魯西。不顧部隊如何疲勞，六月四日猛撲鄆城西北大據點樊壩，當即攻克，並活捉偽軍團長劉玉勝以下三百餘人。四月下旬，敵人集中泰安，兗州等十七縣守備兵力共六千餘，向我駐地泰肥區陸房包圍。五月十一日，敵人合圍，我軍堅守陣地，連續打退敵人衝鋒，於天黑後從小路分兵突圍。待第二天敵人進入陸房時，不見我軍踪影，惶惑叫道：「八路軍飛上天去了！」接着在八月間，我軍又在古梁山泊戰場，打了一個殲滅戰，我以與敵相等兵力而裝備又遠劣於敵人，將敵

全部消滅，這是抗戰史上少有的戰績。在這勝利鼓舞下，梁山周圍和東平湖畔，當即有三千多羣衆參加我軍。

山東我軍，也是處在敵寇與國民黨反動派夾擊之中。反動派沈鴻烈，三八年秋到魯北，專門反對抗日民主力量，用各種卑劣手段破壞范築先將軍抗戰行動，終於在三八年十一月聊城之役，使范老人孤軍守城，斷絕其後援，而壯烈殉國。三九年至四〇年，是反動派在山東破壞抗戰最力的時候，當時他們流行三個口號——「寧匪化，勿赤化」；「寧亡於日，勿亡於共」；「日可以不抗，共不可不打」。而對抗日人民則採取三種辦法——「見人就捉，見槍就下，見幹部就殺」。因而有三九年四月秦啓榮屠殺山東縱隊第三支隊三百餘人的「博山太和案」

一九四〇年正是國際法西斯最猖獗的一年，而中國內部妥協投降空氣也極嚴重，日寇陰謀進攻西安、昆明、重慶，打算用以壓迫國民黨政府投降。正當此東條與中國親日派好夢方酣之時，八路軍在華北發動了百團大戰。

百團大戰共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總破擊戰，共出動兵力一百一十五團，共四十萬兵力。在同一時間動作，戰役從八月廿日晚八時起，到九月十日止。中心任務為交通總破擊，進攻目標包括正太路、同蒲路、平漢路、津浦路、北寧路、平綏路、平古路、白晉路、滄石路、石德路、平遼路、代蔚路等綫之敵計五個師團、九個獨立旅團共廿萬衆，打擊重點為正太路。第二階段為攻堅戰，擴大第一階段戰果。從九

月廿日起到九月底止，重心着重於消滅敵人，拔除交通要側及深入解放區之據點。第三階段為反對敵人「報復掃蕩」，從十月六日開始，到十二月五日止，歷時兩月，地區包括太行、平西、晉西北、晉察冀、冀中、大青山等地。我軍在此前後三個半月作戰中，獲得了抗戰史上值得大書特書的輝煌戰果，總計共進行戰鬥一千八百二十四次，斃傷敵軍二萬零六百四十五人，僞軍五千一百五十五人，俘敵軍二百八十一人，僞軍一萬八千四百餘人；消滅敵偽據點二千九百九十三個；繳獲步馬槍五千四百餘支，輕重機槍二百餘挺及其他大量武器彈藥；破壞鐵路九百八十四里，公路三千里，橋梁、車站、隧道等二百五十餘處；解放井陘等地煤礦工人一萬餘，鐵路工人二千餘，被敵抓去同胞六百餘。而最重要戰果是打破了「囚籠政策」，牽制了敵人大量兵力，拖住了它進攻大後方的後腿，遏止了當時妥協投降的暗流。抗戰史上這樣大規模的出擊勝利，大大鼓動了全國人民勝利信心，國民黨區許多報紙寫社論慶賀祝捷。但是這樣一個大仗，却沒得到國民黨軍的配合，相反的，由於解放區軍民把大部敵人兵力負擔在自己身上，却被國民黨用來乘機抽出來反對我們。這是中國抗戰中兩條軍事路線的鮮明對照。

從百團大戰到抗戰五週年（特別是一九四一、四二兩年），是敵後抗戰極端困難時期。敵華北指揮官多田俊因「囚籠政策」失敗而被撤職，由閻村寧次繼任。他提出了「治安強化運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他又提出華北是「大東亞戰爭兵站基地」。在「治安強化運動」下，敵劃華北為三種地區：「治安區」（淪陷區），「準治安區」（敵我爭奪的游擊區），「非治安區」（即我解放區）。在「治安區」敵拼命進行「

「清鄉」，在「準治安區」敵實施「蠶食」政策，恐怖懷柔兼施，並殘酷製造「無人區」；在「非治安區」敵區「掃蕩」為主，實行「三光政策」（殺光、燒光、搶光）。在此兩年之內，敵對華北解放區之「掃蕩」，千人以上的達一七四次，較前兩年增加三分之二，使用兵力八十三萬三千九百人，較前增加一倍。「掃蕩」性質也越來越有所謂「毀滅掃蕩」，「搶糧掃蕩」，時間有延至三個月的，同時公路堡壘的封鎖大增。一九四二年十月，敵華北派遣軍參謀長安達十三誇耀地說：「華北堡壘已新築成七千七百餘個，遮斷壕也修成一萬一千八百六十公里之長，實為起自三海關經張家口至寧夏的萬里長城的六倍，地球外圍的四分之一。」而國民黨軍此時，在「反共第一」的方針下，與敵人作「無言協定」（反共將軍李仙洲語），更有與敵暗中談判投降條件，信使往還於北平、天津、太原、新鄉等地，毫不以爲恥。閻錫山派四十三軍與六十二軍襲我太岳解放區，龐炳勳侵我太行，李仙洲率部入魯專門反共。這種親痛仇快的行爲。恰為敵人政治誘降所用。這時國民黨軍投敵較著者有孫良誠、劉月崖、王天祥、趙陽、楊誠等人。

在敵人與反動派夾擊之下，我們遭受了極大困難，遭受很大損失，從四一年到四二年春，華北解放區曾縮小了六分之一，人口減少了三分之一。但是，不管如何，在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領導下，敵後解放區實施正確政策緊緊依靠羣衆，終於克服困難。

我們的正確政策可分三方面來說：

首先在解放區，我們加強建設，主要有（一）鞏固抗日民主統一戰線，表現在各階級各抗日黨派合作的

三三制民主政治的實施，即在政府及民意機關中共產黨員數目不得超過三分之一。（二）徹底實行減租減息與交租交息的土地政策，改善人民生活，提高其抗日積極性，並保證地主收到地租。（三）實行精兵簡政，減少脫離生產人員，減輕人民負擔，克服物質困難。（四）大量培植地方武裝與民兵，在各軍區建設起正規軍，地方游擊隊和民兵三位一體的軍事機構，在反「掃蕩」時，採取「廣泛的羣衆性游擊戰爭」方針，使敵人處處挨打。（五）為打破敵寇與國民黨的經濟封鎖，開展了生產運動，無論部隊、機關，在戰鬪空隙中全體人員從事生產，作到糧食、被服、經費等部份自給或全部自給。

其次在游擊區，針對敵人「蠶食」政策，我們展開了反「蠶食」鬭爭，發動羣衆與軍事鬭爭兩結合。正規軍、游擊隊、民兵三位一體結合，在敵人站腳未穩時堅決給以打擊，敵人扎下據點後則實行圍困，將敵擠走，或集結主力拔除據點，或圍點打援，迫使處於被動地位。在敵人點綫後面，派出精幹武裝，組織羣衆，推翻偽組織，使其腹背受敵，顧此失彼。在平原上，則實行地道戰與坑道爆破，和地面游擊戰相結合，保衛村莊。

最後在敵佔區，組織武裝工作隊，是軍、政、民結合的一元化組織，人員精幹，紀律嚴明，每人都有戰鬪員、宣傳員與組織工作者。他們在敵人點綫間穿插來往，分合自如，行縱不定。他們用此以粉碎敵人清鄉，發動與組織羣衆，展開政治攻勢，向敵偽堡壘喊話，瓦解敵偽軍及偽組織，鎮壓打擊特務、漢奸及小股敵偽軍，保護羣衆利益，解救壯丁，保護村莊。

由於以上正確政策之執行，我們連續粉碎了敵人殘酷的「蠶食」、「掃蕩」、「清鄉」的毒計，使其摧毀與縮小解放區陰謀破產，我們得以戰勝困難，站穩了脚步，取得了勝利，使解放區在已有基礎上更進一步鞏固起來。

一九四三年到一九四五年大反攻前，是敵後戰場的相持階段後期，我軍渡過了嚴重困難局面，再次得到擴大和發展，抗擊敵軍百分之六十四，偽軍百分之九十五。敵人對我軍的進攻，仍然有加無已，「掃蕩」更帶毀滅性與長期性，「掃蕩」次數也更益頻繁。一九四三年中，千人以上之「掃蕩」有一百五十次，一九四四年有一百六十餘次。而國民黨「反共第一」的錯誤政策，不僅沒有改變，反而變本加厲，一九四三年七月，胡宗南曾從河防方面調動七十萬大軍包圍陝甘寧邊區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第二次為茂林事變見後），準備向八路軍新四軍的總後方進攻，引起中外輿論大譁，終於在全國人民壓力下，而未能爆發為公開內戰。

一九四三年，我八路軍與敵作戰二萬四千次，斃傷敵偽軍十三萬五千人，殲滅了大漢奸龐炳勳、孫殿英、孫良誠、劉桂棠等主力，生俘偽軍五萬一千餘人，日軍四百廿餘人，爭取偽軍反正六千五百餘人，日軍自動投誠有九十餘人，攻克據點七百四十餘處。在環境極端困難的冀中平原，於秋冬之間，粉碎了敵人四十餘次「清剿」，斃傷敵偽三千五百餘人，攻克據點堡壘三百餘處。在環境同樣困難的冀東，一年之中粉碎敵人十四次「掃蕩」，斃傷敵偽七千以上。

在山東方面——魯中於一九四四年三至四月，發動了第三次討伐吳逆化文戰役，消滅偽十三個團。七千餘人，收復國土一萬二千平方華里，解放同胞卅萬人。八月中旬沂水戰役，又收復沂水，解放國土三千五百平方公里，解放村莊三百五十處，鞏固了魯中山區。在濱海區七月下旬討伐李逆永平之後，收復國土萬餘平方公里，十一月又收復莒縣，再收復國土七千平方公里，解放同胞卅萬人，並爭取偽軍三十個中隊反正。在渤海區七月到九月的攻勢中，收回利津、萊陵、臨邑、南皮等縣，消滅敵偽一萬二千餘人，收復國土四萬五千五百平方公里，解放同胞四百多萬，並爭取偽軍二千餘人反正。膠東區八月至九月攻勢中，收復榮城、文登，解放國土二萬餘平方公里，解放同胞一百四十多萬。魯南在夏季攻勢中，消滅敵偽一萬七千人，收復國土二萬平方公里，解放同胞一百四十多萬人。

在晉察冀方面——一月攻入盧龍，二月攻入寧城、昌黎，三月攻入趙縣、晉驛，四月攻入博野，五月攻入任邱、安新，六月攻入定襄、淶源、河間、獲鹿、靈邱、徐水，七月攻入大城、易縣、蔚縣，八月攻入雄縣、滄縣，九月攻入深澤、饒陽、十月攻入獻縣、平谷、安平。此外有些大城市曾兩次被我軍攻入的，如石家莊、保定、高陽、肅寧、武強等城。晉察冀軍區共拔除據點一千五百個，恢復五千餘村莊。冀中方面在百團大戰後被敵「蠶食」所損失地區，完全收復，恢復了以前的局面。冀熱遼方面，除鞏固了冀東解放區外，並深入熱河腹部及遼寧西部，游擊戰爭烽火燃燒到偽滿境內。

在晉冀魯豫方面——太行、太岳兩區，三月收復榆社，四月收復林縣、沁水。攻入縣城更多；二月政

入武鄉、太谷，五月攻入陵川、遼縣，七月攻入陽城，八月攻入和順，十一月攻入元氏。六月到七月間，並在豫西發動三次攻勢，克據點卅六處，收復國土九千平方公里，解放同胞十萬五千人。我向國民黨於一九四四年所喪失之豫西挺進部隊，由晉南渡過黃河，積極打擊敵人，建立了豫西解放區。從四四年九月到年底，共作戰一百三十餘次，解放村莊四千六百七十六處，包括人口一百一十三萬，建立民主縣政府十六處。我軍勢力大大威脅了臨海、平漢兩鐵路及鄭州、洛陽兩大據點。在冀魯豫平原面上，二月攻入沙河、朝城，五月收復內黃、邱縣、清豐，七月收復莘縣。八月展開討伐劉逆本禮攻勢，克據點卅七處，解放村莊六百餘處，解放同胞三百餘萬。九月收復濮陽、壽張，十一月莘縣失而復得，十二月攻入堯山。據不完全統計，全晉冀魯豫區共克服據點堡壘千餘，收復縣城七座，收復國土廿餘萬平方公里，解放人口五萬餘人。

在晉綏區——四月攻入方山，五月攻入靜樂，六月攻入離石，十月攻入寧武。九月中旬，該區發動了大規模秋季攻勢，攻入汾陽城，焚毀敵人飛機場、電燈公司、火柴公司及車站。四四年一年間克服敵偽據點九十五個，解放村莊三千一百零八個，解放同胞九七萬，收復國土九萬七千餘平方公里。

三、華中敵後戰場

新四軍是由中共領導的紅軍游擊隊所改編而成的。他們原來散佈於湖南、湖北、江西、河南、福建、廣東、浙江、安徽等省十三個地區。抗戰前，他們經常與幾十倍甚而幾百倍的敵人作戰，處境極端艱苦，但

終於將陣地堅持下來。抗戰爆發後，他們奉中共中央命令，與國民黨進行和平談判，中間經過許多波折，終於共同決定，將這些紅軍游擊隊改編為新四軍，十月十二日國民黨政府軍事委員會明令公佈：委葉挺為軍長，項英為副軍長。一九三八年一月，在南昌正式成立新四軍軍部，下設四個支隊，共一萬二千人。在改編時，國民黨曾答應對新四軍原來活動的十三個地區，以民主方式解決當地農民與地主關係；保證新四軍家屬安全；補充武器，補充新兵。但新四軍離開以後，國民黨就全部違背了諾言，以武力佔領了那些地區，許多新四軍家屬被殺害了。如在湖南連八路軍副總司令彭德懷將軍的兄弟也被殺害了。武器未予補充。這些困難，新四軍克服的辦法是「一切靠打勝仗來解決！」

新四軍出發抗戰有兩條路線——一條是江南，被指定在京滬間打游擊，主力與軍部都在這一路；另一路是江北，那裡有一個強有力的第四支隊。

新四軍江南部隊，於一九三八年六月，進至南京、鎮江、丹陽、句容、金壇、武進、溧水、高淳、蕪湖一帶地區；把這一帶廣大農村從敵偽手中解放出來，建立以茅山為中心的有名的蘇南解放區。當新四軍進入這一地區時，這一帶的交通要道與大城市，都被敵人佔領了，農村則成為土匪及偽組織世界。情形十分混亂。新四軍剛一進入這一地區，即在六月十八日，於鎮江到句容公路上的衛崗地方，截擊敵人由鎮江南下之汽車隊，五輛汽車毀其四輛，斃敵土井少尉與梅蘭大尉以下數十名，繳獲許多槍枝與大批日鈔。附近羣衆見我軍初到即打勝仗，歡喜若狂。接着，七月一日又襲擊鎮江丹陽間之新豐車站，經過四小時激戰，敵

軍一百八十名除三人逃走外，全部被我殲滅，並打退由鎮江、丹陽增援之部隊。在一九三八年六、七、八三個月中，新四軍江南部隊，進行了卅餘次戰鬥，給敵人很大打擊，振奮了當地人心，人民均自動幫助我軍。

新四軍江北部隊，於一九三八年五月進到安徽巢湖爲地區。當時敵人正向合肥進攻，企圖由巢湖東岸渡到西岸，他們即在蔣家河口與敵人打了第一仗，擊潰巢湖全部登陸敵人，並繳獲許多槍枝。接着又在勝利進軍中，解放了淮南路兩側地區及津浦路南段兩側地區。

新四軍進江南以前，敵人在南京、蕪湖、鎮江一帶，只有兩三個聯隊的兵力。從新四軍來了之後，敵人兵力增到三個師團，而迨至武漢失守後又增加了兩個師團。從三八年八月起，敵人即開始「掃蕩」，八月一次，十月一次，十二月又一次，同時開始運用「梅花椿」式的堡壘政策。所謂「梅花椿」，就是敵人利用平原的河流湖沼錯綜的水網地帶，在鐵路公路等交通要道上大修工事與據點，多得像梅花瓣一樣。新四軍就在這「梅花椿」中，與優勢敵人進行艱苦作戰。我軍每夜要變換幾次宿營地，行動也要極其秘密、神速、勇敢、堅決。但我仍能抓住敵人弱點與空隙，積極主動出擊，打了許多漂亮仗，著名的如蕪湖官陡門戰鬪，在據點羣中，以夜襲殲敵二百，京杭公路上東灣戰鬥，消滅據點內全部日軍；打丹陽據點延陵戰鬥，徹夜激戰，消滅敵駐軍一個中隊全部，繳槍廿餘支。

一九三九年三月，國民黨副總裁汪精衛在南京成立漢奸政府，從這時到一九四〇年，國民黨在華中

軍隊投敵者有十萬人。三九年五月，只國民黨恩義救國軍副總指揮何行健即率領了五萬大軍投降。這時新四軍作戰負擔更加重了，一面要對付日軍，一面又要對付偽軍。汪精衛把十年內戰時期對付紅軍辦法傳授給日本人。敵人常採取『聯合掃蕩』辦法，即以一聯隊敵軍配合萬餘偽軍，向我進攻。當敵人向我根據地進攻時，我則向敵佔區進攻，互相滲透，使游擊區擴大。

三九年春夏之間，新四軍組織了東進縱隊，勝利進入江陰、無錫、常熟、太倉、蘇州和上海近郊，並建立起以蘇（州）常（熟）太（倉）為中心的解放區。從此新四軍威震上海，市內時常聽到新四軍襲擊日軍的槍聲。三九年六月，他們曾襲擊上海近郊虹橋敵機場，毀敵機四架。四〇年五月，又曾襲擊上海附近之安亭、葛隆兩車站，兩次共俘偽軍一百四十餘人，繳獲槍枝八十餘支。勝利消息傳出，上海人心大為振奮，市內三百萬市民在愁苦中見到了光明。

江南部隊，除一部挺進上海近郊外，另一部渡江解放揚中地區（長江中大島），並在江北登陸，於泰興、六合、儀徵一帶開展游擊戰爭。

江北第四、第五兩支隊，一九三九年春起，越過淮南路，在單縣——合肥公路上之西山驛，擊退敵軍步騎兵千餘，打死敵人二百餘，給當地人民極大鼓舞。原來淮南路與津浦路間這塊地區，國民黨軍退走後，日寇、漢奸、土匪任意橫行，新四軍到後，澄清局面，救人民出水火之中。三九年底，江北部隊又越過津浦線，在來安、嘉山一帶展開游擊戰爭。至四〇年，又深入天長、江都，掃清天江公路沿線偽組織。

同年七月，由羅炳輝將軍親自指揮，火燒來安城，創造光輝勝利。

徐州失守後不久，彭雪楓同志從河南確山竹溝出發，組織東進游擊支隊，跨過平漢路，深入敵後方。在河南西華與地方武裝一部以及睢、杞、太（康）人民抗日游擊隊第三支隊會合，東渡黃河，進入豫東。三九年春，我挺進徐州部隊，到達永城、亳州、渦陽一帶，在此建立起抗日民主政權。同年夏，彭雪楓部向淮上進軍，在蚌埠、鳳台、懷遠、蒙城地區發動游擊戰爭，曾在宿蒙公路板橋戰鬥中，打落敵機一架。與此同時，張愛萍同志率一團兵力，進入安徽東北之泗縣、五河、懷寧、睢寧一帶。八月間，永城縣長魯爾亭率抗日武裝千餘人參加我軍；冬季胡曉初又率部千餘人東進參加我軍。這支游擊隊正式命名為新四軍第六支隊，戰闘在永城、渦陽、蒙城、蕭縣、宿縣、夏邑、亳縣、懷遠、鳳台一帶，並建立起抗日民主解放區。因為此地區對徐州威脅太大，四〇年起，敵使用大兵力「掃蕩」，我軍予敵痛擊，在著名之「四一戰鬪」，即擊退敵汽車四十餘輛、敵偽軍二千餘人。在著名之「六一戰鬪」敵人三路合擊，兩路被中途擊退，一路進到目的地時我已轉移而撲空。

武漢失守後，外圍各縣均為敵佔，當地共產黨員組織羣衆，以八條破槍，開展鄂中游擊戰，後來部隊逐漸擴大，成為當地唯一抗日武裝。與此同時，李先念將軍在豫南信陽組成一支游擊隊，向鄂中挺進，與鄂中游擊隊會合，編成新四軍鄂豫挺進縱隊，在北起信陽、西至漢水、東接安徽、南至洞庭湖邊的擴大地區內活動，向武漢採取包圍形勢。從三九年夏到當年冬，他們連續擊潰鄂中偽軍李漢鵬、馬筱甫、熊克。

楊青山、劉梅溪、劉亞卿、李友堂等部數千人，日寇曾以一千五百兵力，附炮四門，飛機一架，五路圍攻我駐京山地區之指揮機關，我們不足二百人，以寡抵衆，經一天激戰，夜間安然突圍。經過上述戰鬥之後，豫鄂皖解放區，以蓬勃姿態向前發展。

爲便於指揮大江南北廣大地區游擊戰爭，三九年以陳毅同志爲首成立了蘇南指揮部，以張雲逸同志爲首成立了江北指揮部。至此，新四軍在華中戰場已打出了一个新局面，初步穩定了這廣大地區的戰場，解救了數千萬流離失所的人民。

在新四軍深入敵後，屢創強敵之際，國民黨反動派却食言自肥，不僅不保護新四軍人員家屬，反而一再迫害屠殺。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我新四軍駐湖濱平江通訊處，被國民黨二十七集團軍楊森部派特務署殺，通訊處主任徐正坤同志及職員二人當場死難，八路軍少校副官羅梓銘同志、通訊處秘書吳淵同志、新四軍少校秘書曾金聲同志和新四軍家屬六人，當夜被活埋於黃金洞內。而十一月十一日，又在河南確山，國民黨特務率一千八百人，進攻竹溝新四軍留守處，將我抗戰負傷致疾之休養員及榮譽殘廢軍人以及抗屬二百餘人慘殺。一九四〇年四月，江蘇省主席韓德勤，指揮一個師及一個獨立旅，包圍我津浦路東半塔鎮駐軍六百餘人，達兩週之久。六月廿七日，韓德勤又令李長江（後投敵）、張星炳。以十四團之衆，圍攻我江都泰縣交界駐軍，前後共歷九日，終被擊退。而十月四日，韓德勤於陰謀屢不得逞之後，竟然調動號稱十萬大軍，進攻新四軍駐泰興黃橋部隊。我駐軍僅七千人，與之激戰三日，終又獲得自衛勝利。國民

黨對堅決抗戰之新四軍迫害，此後更有加無已，終至發展爲皖南茂林事變。

汪精衛投敵後，反共投降逆流瀰漫全國。中共中央除以百團大戰的勝利，制止這種逆流，並堅定振奮全國人民抗戰信心外，更主動向國民黨提出調整國共關係的和平方案，中共以撤退新四軍皖南部隊作最大讓步，雙方成立協議。

一九四〇年十一月，蔣挺將軍奉令北移，十二月初親赴三戰區司令長官顧祝同處，面商北移路線，經顧祝同同意，由皖南動身，經蘇南渡江，移往江北。蔣軍長返部後，首令轎車、行李及後勤人員千餘人，往指定路線北移，平安抵達蘇南。蔣軍長繼則率軍部及直屬隊九千餘人，循首批路線，於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由皖南涇縣雲嶺起程，次日到達茂林地區。一到茂林即遭到國民黨軍七個師兵力包圍，變起倉猝，我軍被迫匆忙自衛，自四日起至十日止，激戰一週，全軍人員曾四天未沾水米，已呈餓狀，蔣軍長致書對方指揮官上官雲相，責其背信棄義，並願親赴該指揮部協議，以解糾紛。上官雲相得信後，表示歡迎前往面商，蔣軍長遂偕同政治部敵工部長、秘書及少數護從前往。不料十三日到達時，上官雲相當將蔣軍長及隨從人員扣押，另一面令大軍猛攻，終於一月十四日將被圍新四軍消滅。新四軍副軍長項英，政治部主任袁國平及其他重要負責幹部均慘遭毒手，僅有千餘人得以突圍生還。這是國民黨不顧國家民族存亡而發動的第二次反共高潮。

新四軍皖南部隊被消滅後，主持此一大陰謀之蔣介石，又於十七日下令取消新四軍番號。新四軍被

俘人員，有的被虐殺於獄中，有的至今還被囚於集中營內。據逃回同志談，國民黨對新四軍被俘人員之殘酷，遠過於古今中外一切暴君。如我青年團參謀長王槐生同志，作戰負傷，國民黨竟割斷其血管，血盡而死。我青年科長陳惠同志，頭部中彈，國民黨五十二師師長，將其傷口用手撕大，使其狂呼而死。其他同志所受酷刑磨難，亦皆難以言喻。

皖南事變之後，敵寇拍手叫好，同盟社會對蔣介石大為嘉獎，說：『蔣介石盲目抗戰數年，只做了皖南事變一件好事！』而敵軍則以『完成皖南剿共未盡之功』為口號，大舉向新四軍地區『掃蕩』。反動派蔣介石也令湯恩伯率廿萬大軍，東進配合敵寇，夾擊新四軍。

中共中央於事變之後，發表談話，呼籲國民黨當局覺悟，採取公平善後辦法。國民黨對此正義要求，毫不理睬。為應付鉅變，中共中央便任命陳毅為代理軍長，張雲逸為副軍長，劉少奇為政治委員，重新組編軍部，領導全軍。新的軍部於一月廿九日成立於蘇北。此時，新四軍除被殲近萬人外，尚有九萬人分佈大江南北，改編為七個正規師，仍然堅決堅持抗戰。在中國共產黨正確領導下，加以有廣大人民擁護，皖南事變後，新四軍不但未被消滅，而且更加堅強，走上了發展的新階段。

新四軍七個師分佈情形如下：

第一師師長粟裕，活動於江蘇中部的蘇中解放區。

第二師師長張雲逸兼，後為羅炳輝，活動於安徽東部及江蘇一部之淮南解放區。

第三師師長黃克誠，活動於江蘇北部的蘇北解放區。

第四師師長彭雪楓，活動於津浦路東與運河以西之淮北解放區。

第五師師長李先念，活動於豫南、鄂東、鄂中、皖西、贛北、湘東北之豫鄂湘贛皖解放區。

第六師師長譚震霖，活動於江蘇南部及安徽一部之蘇南解放區。

第七師師長張鼎丞，後爲譚希霖，以皖南突圍部隊爲骨幹組成，活動於皖中解放區。

此外尚有浙東縱隊，以何克希同志爲首，活動於以四明山爲中心之浙東解放區。
皖南事變時，日寇曾興高彩烈，但後來見新四軍不但未被國民黨消滅，反而更加發展，於失望之餘，遂以在華北對付八路軍的辦法用於華中，而加緊向新四軍進攻。

敵人進攻首先開始於蘇北。一九四一年七月十八日至八月廿日，敵以萬人之衆，並有僞軍李長江、楊仲華部配合，共二萬五千人，合擊我鹽城阜寧地區。我主力及時跳出合擊圈，於外綫襲敵後背，形成對其反包圍。蘇中我軍主動出擊，予以有力協助，侵佔鹽阜之敵不支潰退，蘇北我軍當即收復阜寧、益林、東溝、永興、建陽、高作等地。前後苦戰卅四晝夜，作戰一百卅五次，斃傷敵僞五千，爭取僞軍反正一千，繳步槍二千餘支，輕重機槍廿餘挺，炮兩門。一九四一年十一月，敵人又以五萬之衆，向蘇北「掃蕩」，再次被我粉碎。

一九四一年後，敵對新四軍地區，進攻日益頻繁，各地區平均每半月一次，多者一星期一次，但每次

却遭慘敗。

於「掃蕩」進攻之外，敵對華中解放區還實行「清鄉」，最為嚴重。汪精衛親自出馬，組織了一個「清鄉委員會」，自任主席，與敵酋烟燄六合力向我新四軍進行「清鄉」。

我軍反「清鄉」，辦法是：第一，敵集兵力對我一個地區「清鄉」，我其他各區即進行全面出擊，搗毀其後方，使之顧此失彼。第二，主力轉移外線，深入敵後，打下大據點和城鎮，使敵不得不縮回兵力，保護老巢。此外則動員羣衆，打破敵人封鎖。蘇中區曾於一夜間，將天生港到南坎鎮二百餘里之封鎖籬笆，完全燒光。敵人經營此綫封鎖籬笆曾用時三月之久。加之我組織精幹游擊小組，散佈每個村莊，打擊「清鄉」人員及小股敵人，收效甚大。在反「清鄉」鬪爭中，華中民兵得到很大發展，數達六十餘萬，成「築城」。

爲反敵人「築城」，蘇北淮海區民衆，將房磚拆下，埋在地內，使敵沒磚建堡壘，只得用土興築。羣衆又集中萬餘，將河改道，放水沖毀這些土堡。此外，羣衆開展打狗運動，將死狗堆在據點四周，夏天窗爛，臭氣沖天，迫使敵唯撤退逃生。另一對敵鬭爭辦法是「築壩運動」。在蘇北、蘇中、蘇南沿海地區，河流交錯，面狹水深，敵可航行裝甲汽船。羣衆於冬季水淺之時，羣起橫河築壩。在水漲時，水面高過壩頂一二尺，能行駛木船，但不能走汽船，使敵優勢武器歸於無用。

在我主力與民兵結合之下，控制了蘇北、蘇中幾百里長的海岸綫，在我手江港口有七八處，而日寇能

經過嚴重的反「掃蕩」、反「清鄉」鬪爭之後，華中解放區軍民，攻城復鎮，捷報頻傳。現在舉車橋殲滅戰一例，以說明一般。

車橋鎮位於淮南東南二十餘里，爲過去韓德勤江蘇省政府所在地。四三年一月十二日，敵把韓的部隊打潰，韓僅以身免，以後即爲敵人大據點。四圍築有兩丈多高的城牆，牆外挖有一丈五尺寬的深溝，牆上有四個高三丈多堅固堡壘。鎮內有大小堡壘五十三處。駐石僞軍六百餘，日軍一隊。

一九四四年三月四日，我軍以突然動作，夜襲此大據點。激戰至六日拂曉，將守敵全殲，並打退四批增援敵軍。此役共斃俘敵僞一千三百餘，活捉日軍山本一三炮兵中尉以下四十八人，爲抗戰史上生俘日軍最多的一次。從此，使寶慶、淮安以東縱橫百里的一百萬人民，得慶解放。

四、華南敵後戰場

在南中國的東江與海南島上，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游擊隊，獨立支撐着艱苦的局面。

一九三八年十月十二日，敵在廣東大亞灣登陸。廣東沿海本來有無數人民血汗所築成的國防工事。但國民黨駐防軍隊，常與海外走私，形成了走私路線。敵人就利用漢奸指引，通過走私路線登陸，國防工事根本沒起作用。敵登陸後，長驅直入，僅七天時間，毫不費力就佔領了廣州。廣東人民在此危急時期，繼承一九二五—二七年的革命傳統及土地革命時期東江地區游擊戰爭傳統，在日寇進犯軍隊面前，英勇奮

起保衛國土，保衛自己。中共黨員葉同志帶了五人，白天進入敵軍駐守之淡水城，打死三個漢奸，並得了槍枝。東莞壯丁常備隊，在中共東莞縣委領導下，自動據守茶山，居然堅持苦鬥一月以上。

這時，以「僑港惠陽青年會回鄉工作團」為基礎，組織起第一支人民抗日游擊隊，成分有工人、返國華僑、農民、學生及過去散佈東江一帶之紅軍游擊隊員。領導者是中共黨員曾生同志。這支隊伍，最初命名為「海員游擊大隊」，後改名為「惠寶人民抗日游擊縱隊」。他們開始只有一百多人，從三八年十一月起，即戰鬪在惠陽、淡水一帶。第一次戰鬪，以八條破槍，伏擊敵人，打死日軍三名，勝力雖小，却大大鼓舞了民心。一個月後，在此地區國民黨軍，悉數被敵掃清，這支游擊隊則成為堅持作戰的唯一抗一武裝了。它在民衆武裝配合下，不斷向敵人襲擊。三八年底曾威脅敵人退出惠陽，三九年春又收復了淡水。此後，我們隊伍日益發展擴大，並有小型兵工廠，能造步槍手榴彈，控制了淡水、坪山至大鵬灣地區，解放人民廿萬，建立了民主政權，建立了了解放區。並設立中學兩所，小學五六十所。

當敵人進攻時棄地而逃的國民黨軍，在我們打開局面之後，厚顏無恥地返回這一帶，拚命進行反共反民主活動。三九年下半年，首先取消民選政府，繼則取消我軍番號，並以「集中訓練」名義，陰謀消滅我們，遭到我們拒絕，竟然派一旅兵力來實行「武力解決」。此時，僑胞領袖黃伯才先生（新加坡資本家），率領南洋華僑總會代表團，來檢閱這支華僑子弟兵。他見到國民黨反動派殘餘萬丈，自動出來仗義執言：「我們華僑連救國的自由都沒有了嗎？你們這種作法，實在使二百萬華僑寒心。」

反動派以一旅兵力向我施以壓力時候，敵人又發動了『掃蕩』，將其擊潰三分之二。我們不念舊惡，自動起來配合他們。在打國民黨軍的敵人得勝歸來的途上，我軍佈置伏擊，斃敵六十名，活捉一名，這是廣東抗戰以來第一次捉到俘虜。我軍並乘勝追擊，收復龍岡。反動派暫時對我態度好轉，但不久又重佈陰謀，要調我軍到興寧整訓。當我軍進入興寧時，坪山我軍即被包圍繳械，損失幾百人槍。後來，我們挺進廣九路兩側敵後，與寶安、東莞地區中共縣委王作堯同志所領導的游擊隊匯合，共同組成東江人民游擊縱隊。

東江縱隊成立後，於三九年五月間，奇襲沙頭角，拔除敵人堡壘。六月間圍困葵浦據點，連續襲擊三天三夜，守敵八百，被迫突圍逃走。另一次在峽口創造了以一當十的奇蹟：我軍一小隊，為掩護群衆轉移，與敵激戰四小時，斃敵四十餘，我全小隊同志也壯烈殉國，僅二十餘歲小同志得以生還。群衆得知此情形，紛紛披麻帶孝，舉行公葬，揮淚送殮。

廣東東海、順德、中山一帶，一九三九年後，也有我游擊隊活動，以廿八人開始，發展到二千多人。他們三九年五月，曾白天襲入大良城。

海南島我軍抗日武裝，是由當地紅軍游擊隊發展而成的，他們活動於島之東北部與西北部，不斷圍困與打擊敵人，控制島上廣大富庶地區（全島十六縣城，我有其十，敵佔其六）。

一九三九年二月十日，敵在海南島登陸，先後侵佔瓊山、海口、盈豐、儋縣，並在三亞灣登陸。當地

國民黨守軍紛紛潰退，島上秩序混亂已極。各地群衆要求我軍駐紮，以領導人民抗戰。我們隊伍在人民擁護下，很快擴充為六個中隊。我軍不斷出襲敵人。三九年五月，在瓊山東南伏擊敵汽車，打毀一輛，繳獲輕機槍一挺，步槍六支，打死敵小隊長以下十餘名。六月我軍襲擊瓊山西永興市敵據點，殲滅大部守軍，繳獲輕機槍一挺，步槍數支。同月又在瓊山西長村橋，殲敵多名。十月底，在澄邁南園困敵強大據點，經一週圍攻，將敵迫退。十一月又圍攻文昌西石橋敵駐軍，次日將敵驅走。同月又收復文昌南文嶺據點。

在我不斷打擊下，敵偽發動了報復進攻。三九年九月，千餘敵軍，發動四路進攻，合擊我瓊山地區，被我粉碎。以後，敵連續發動大小數十次進攻，均未得逞，使敵不得不加強駐守海南島的兵力。

海南島我軍，集小勝為大勝，振奮了孤島人心，也振奮了遠在南洋的華僑。太平洋戰爭前，新加坡、泰國等地僑胞，紛紛捐助經費、藥品。香港華僑更送來羊毛衣、毛毯，表示他們對這支人民子弟兵的關懷。

一九三九年，國民黨專員重返海南島，因而反動逆流就上升起來。殺死我們前去聯絡的代表，逮捕中共地方黨員及抗日民主人士，並五度向我進攻，皆為我以嚴正自衛手段擊退。敵人來了他們逃走，共產黨領導人民打「局面」，他們又回來從人民手中「接收主權」，這就是以蔣介石為首的中國反動派一貫的無恥行徑。

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戰爭爆發，敵軍進攻香港。我東江縱隊以積極行動，配合英軍保衛香港，破壞鐵路交通，阻止遲滯敵人前進，更挺進九龍，打擊敵人後方。香港淪陷後，東江縱隊更冒盡危險，出生入死，拚力營救國際友人及同胞，前後達數千人，其中有國民黨駐香港代表陳策，廣東戰區司令長官余漢謀夫人，以及其他國民黨要員、英國官員、香港大學教職員、新聞記者等。然而極可痛心，東江縱隊所營救出之某些國民黨官員，竟然以怨報德，成爲日後向東江縱隊進攻的「反共英雄」！

海南島在香港失守後，形勢更爲嚴重，它爲通往越南、馬來、婆羅洲及菲律賓之要道，成爲敵人向南洋侵略的「跳板」。敵人企圖變海南島爲進攻南洋的「兵站基地」，可是這一切計劃均爲我軍粉碎。在孤島奮戰的艱苦情形之下，由於我軍能以密切團結群衆，到一九四一年時已發展到數千人，建立起抗日人民政權，與敵展開更益激烈的英勇鬪爭。

五、敵後戰場大反攻

在一九四四年底，中國解放區，包括華北、華中、華南三大敵後戰場，已解放人口一萬萬（目前爲一萬萬四千萬），發展正規軍一百一十萬（八路軍六十萬，新四軍卅萬，華南抗日縱隊兩萬），民兵二三百萬，自衛隊一千萬，抗擊全國敵偽總數六分之五。

以三七年七七開始到四四年底七半時間中，八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共進行大小戰鬪十一萬五千餘次，擊斃和殺傷的敵偽軍計九十六萬餘名，俘虜敵偽軍計廿八萬餘名，投誠反正敵偽軍計十萬

餘名，敵僞共損失一百卅六萬餘名。我軍主要繳獲重炮一千零廿八門，機槍七千七百餘挺，步馬槍四十
三萬餘支。我軍攻克堡壘三萬四千餘座，攻克據點一萬一千餘個。我軍傷亡總數也達四十四萬六千七百卅
六名。我軍犧牲換來的成果是二十八個解放區，解放一萬萬同胞。

一九四四年底，中國人民偉大領袖澤東同志向全國人民提出一九四五年的十五項任務，可用四個口號
來概括，『加強解放區抗日工作』，『組織淪陷區人民』，『援助大後方人民』，『建立民主的聯合政府
』。而四五年四月毛澤東同志在論聯合政府中，更明確地向中國解放區軍隊提出：『向一切被敵佔領而又
可以攻克的地方，不論是佔領已久或是新近佔領的發動廣泛的進攻，藉以擴大解放區，縮小淪陷區』。八
路軍、新四軍及華南抗日縱隊，在這一英明指示之下，廣泛發動主動進攻，向各重要交通線，向在解放區
包圍中各重要城市勇猛進軍。而八月九日紅軍出師東北，東方反法西斯戰爭進入最後階段，次日（十日），
朱總司令即向各解放區發出大反攻信號。解放區軍隊在此統一號令之下，以雷霆萬鈞之勢，一齊動作，向
華北重要城市平、津、保等地及各鐵路線，向華中重要城市京、滬、杭等地及各交通要道，向華南廣州等
地，發動聲威震天的大進軍，克城復地銳不可當。每個解放區的勝利都是輝煌的，舉例來說晉察冀方面解
放了察哈爾全境，山東一〇八縣中收復了一百縣。與此同時，冀熱遼八路軍由李運昌將軍率領，在熱河、
西滿首先配合紅軍作戰。接着山東萬毅將軍部隊、平西張學思將軍部隊、晉綏呂正操將軍部隊，也均先後
打回老家來。

不料，正當解放區軍民摧枯拉朽地清掃各地敵偽之際，中國法西斯頭子蔣介石，竟然認賊作父，視民如仇，玩弄起蔣敵偽合流把戲，於十一日頒佈反動命令，要解放區抗日軍隊「就原地駐防待命」，要各地偽「負責維持治安」。而這種反動命令的意思，很顯然的是不許解放區抗日軍進攻殘酷屠殺過中國人民的敵偽軍，並且瘋狂鼓勵偽軍繼續其壓迫中國人民的滔天罪行，以便於換上蔣記招牌。在此鼓勵之下，八月十四日日本天皇正式宣佈投降後，各地偽軍仍極其猖狂，敵軍仍肆無忌憚，兇橫如初，蔣介石並將之用爲進行內戰，屠殺人民的工具。至抗戰九週年的今天，山西還有五萬日軍未解除武裝，蔣介石派來在東北接收長春的軍隊是大漢奸姜逆鵬飛的「鐵石部隊」。所有這些已是把蔣介石禍國殃民的罪行說得明明白白了。

八年抗戰血的經驗教訓告訴了：中國共產黨是抗日戰爭的實際組織者與領導者，中國人民及人民軍隊一一八路軍、新四軍、華南抗日縱隊，是抗日戰爭勝利的創造者。因此，抗戰勝利果實，應爲中國人民所有，絕不許少數獨裁者所霸佔，也絕不許被少數私利薰心的份子出賣於任何帝國主義！爲了保衛勝利果實，我們人民堅強團結起來，緊急行動起來，繼承抗日戰爭中爭取獨立自由民主的精神，爲獨立和平民主的新中國奮鬥到底。

(完)